



因緣
· 心觀程 ·

人類恭維自己，稱為萬物之靈，其實，得承認多半人的靈性是沉睡的，平時只顯現動物的本能而已。除了吃、喝、工作、睡眠，用不着操心任何問題。這種人愚蠢得很，幸福，不善不惡，渾渾噩噩，似乎是樂天知命。

三輪車夫老余，就是這類典型的人。假如說「單純」是美德，那他該是這美德的化身。

過年，別人總得換身新衣，即是不穿新的，也得將舊的洗洗乾淨。他，六年初一，仍穿着那一套油污破爛的中山裝，對於肚皮，他却特別的優待，只要自己以為是餓了，馬上買食物來補充，從不吝惜錢的。此外，睡覺算是他唯一的嗜好。車子一歇下來，就蜷伏到車座裡呼呼大睡，他白天的生活，約有一半在夢中度過。

有一晚，我們聽法師講經。他例外的跑到講堂的口旁聽，而且聽得很起勁，很有趣的樣子。聽講

完了，回家的路上，他說出了心得：

「啊！這個和尚講得好，一切為「銀元」，一切為「銀元」，真是，人生在世，那樣不是為的「銀元」。唉，到是現在銀元不值錢啦，一個只換毫幣十塊錢。從前呀，在上海一個銀元可換七十個雞蛋……阿彌陀佛！他這聽到那裡去了，我禁不住胡噓地笑出聲來。

「噓！不要胡扯，你聽錯啦！他講的是「因緣」，不是「銀元」。」

「哦，「因緣」是嗎？我懂我懂。現在我討的這個臺灣老婆，不就是姻緣嗎？沒有她，我可不能安心的踏車子」，他的理解快得很，不離開自己的想法。我不能不為他說明白。

「也不是講婚姻的姻緣。這個「因緣」，是說什麼事，總有個原因和來源的意思。譬如說，種稻子吧，稻子可以長出苗，再結出稻子

來。這個稻子就是因。太陽啊，雨水啊，肥料啊，人工啊，就是緣。天底下的事，都是要因，有緣，湊合成功的。懂吧！

「懂，到是懂，他講這個幹什麼呀？」這可把我難倒了，什麼「緣生性空，空無自性」這一套，對他說了，也是枉然。我只有順着自己的意思亂編：

「這就說像種稻子一樣，你用好的稻種，再勤快的耕種，就可收到又好又多的稻子了。做人還不是一樣，每個人的心，其實總是好的，只要肯幫助人，做好事，就有好報。」他不以為然的說：

「做好，又怎麼說，窮人總是苦命呀！」

「苦命？那會苦一輩子，你存心好，命會變的呢！」

「真的呀？」他大約一向是「定命論」的迷信者，所以終日除勞力以外，吃吃睡睡，認定這苦命，消磨一生算了。

「當然，真的，佛教就是叫人信這個「會變」的道理」。他默然不語，似乎是第一次在動用他的腦力思索。

他來臺後，受着命運的驅使，曾嚐試過各種出賣勞力的苦工。在煤礦坑裏挖過煤；火熱的太陽下，修築過馬路；替建築房屋的做過小工，擔泥運磚；在大機關裡做過伙夫。生存的要求逼着一個人付出體力，換取生活，他沒有工夫，同時也不會思索與吃飯不相關的事。這

是人生的悲劇。

過了幾天，他忽然對我說：「太太，我問你要一個觀音菩薩像。我歡喜觀音菩薩，我已買好了香爐和燭臺」。我很高興，請出一尊張大千畫的竹林大士像，配好鏡框，送了他。

「我老婆昨天又是拜拜，我不肯她買活魚活雞的殺，她以後買活的，我就不給她錢。我們也要修行了。」他一向昏沉無知，對自己很滿意。現在可不然了，似乎靈性漸漸覺醒了，一種向上的意識，否定了他的過去。而牽引他向一個完美的理性世界追求。

「喂，在我當伙夫的時候，人家看我生得結實粗壯，把我當着天生的劊子手看待。雞鴨鴨，全是請我殺。他媽的，我心裡也是老大不願。只有對畜生說：這不能怨我呀，我和你無仇無怨，並不是我要殺生害命，礙於情面，沒法呀！」他對過去被迫殺生，似乎有無限的懊惱和冤屈，那認真的樣子，看了很好笑。我立刻想到對這樣純真的人，應該讚揚他。

「你的真心好，沒有關係，以後不要殺生，就是了。這樣一來，你信佛，種了善因，觀音菩薩會幫助你的善緣，處處關顧你的。」我虔敬地沉入了冥想；各人的入佛因緣，真是不可思議。誤以一聲「銀元」，擊醒了他沉睡的良知。我深信一個光明的心，比一個聰明的頭腦重要得多了。記起一個人說過：「信心是一盞明燈，它能够照澈人的靈魂，把所有的黑暗趕走，讓光明長久地獨存。」上智下愚，同俱佛性，對佛法生了信心，無異是慧根的萌芽，善緣的增長。我默禱老余前途的成就不可限量！